

孟小冬與梅蘭芳

張 象 乾

從坤生談到冬皇與伶王

汪派·乾旦·坤旦

老生中有兩個「汪派」，前者是汪桂芬，屬于「正宗汪派」，後者是汪笑儂，學汪不成而自行研究，溶汪、孫（菊仙）唱法于一爐的，是為

「新汪派」。學「正宗汪派」戲的，都是男伶，而學汪笑儂「新汪派」的，大都是女伶。汪派如王鳳卿、郭仲衡，新汪派如筱月紅、陳麒麟（旅居本省，兼唱老旦），另外還有一個金小樓，可能知者不多。



孟小冬反串鬚生在空中城計一戲中的戲裝照。

金小樓「私淑」

新汪派，如「馬嵬坡」、「胡迪罵閻羅」、「白逼宮」（逍遙津）、「哭祖廟」、「馬前潑水」、「張松獻地圖」等劇，都模仿得「維妙維肖」、「入木三分」。早年百代唱片公司還請她灌製了一張老鑽針的「逍遙津」，銷路很廣。

據老伶工說，金

小樓就是顧正秋的姨母。

還有一位坤角老生，那就是李冬真，藝名李桂芬，當年曾經走紅一時，「譽滿九城」，一直和名坤伶琴雪芳合作，他的弟婦就是名坤旦李慧琴，女兒就是國際女星盧燕。

琴雪芳是誰？就是馬金鳳的藝名。

「坤班」曾經風行一時，是清一色的女演員，最早是由老伶工李耕云所創，因李有一撮毛（臉部特徵）的外號，故此，女子班又有了「鬚兒戲班」之稱——以毛字不妥，乃改為鬚。

故都為甚麼有「坤班」？因為當年風氣未開。最早不准男女合班，所以女伶便自成一班，而女科班「崇雅」社、「奎德」社、「牡丹」劇團遂應運而生。

為甚麼早年梨園行重男輕女（且角都是男人演，叫做「乾旦」）？主要在鄙視「坤旦」，一方面也是風氣守舊，認為男女混雜，易生緋聞。由于此，中國最大的科班——「富連成」社，從來不收女生，程硯秋也有一生不收女弟子的誠條。

自北平戲校創辦，歐風東漸，才開男女合校之風。北平戲校是我國最早的一所男女兼收劇校，後來上海的「中華」戲校在南京成立，而在大後方重慶、成都著名的「厲家班」，以及「中華」戲曲學校，都效法于後。

什麼叫做「私淑」？就是未經過某宗派名伶親傳嫡授，而模仿他人的唱做。

金小樓、李桂芬和另外幾個坤角馬艷云、老生恩曉峯（馬連良之岳母，也是回籍）等，都在北平成名走紅。

孟小冬為梨園世家

孟小冬的祖父輩孟七，工「武淨」（孟七有兄孟六，工老生，也無名字傳于後世。孟六、孟七都是以排行論），伯父孟鴻茂，工丑角，叔父三人，其中孟鴻壽也唱丑角，孟鴻榮藝名「小孟七」，老生兼武生，孟鴻芳，工文武丑。父親孟鴻羣，也是老生兼演武生。堂兄孟小帆，是伯父孟鴻茂之子，都是老生兼演武生。另有說孟鴻羣弟兄僅四人，其中孟鴻壽乃孟小冬的堂叔。

孟小冬出身梨園世家，祖父與老譚是同時的名角——也有說孟七是唱文武老生的。父親在清代父孟鴻茂是南方數一數二的小花臉。



伶王梅蘭芳（孟小冬的前任丈夫）劇裝照。

孟小冬幼年時，曾從仇月祥習老生，年十四就獻藝于上海「大世界」乾坤大劇場，與杜夫人姚玉蘭（谷香）、張少泉、粉菊花同台，旋搭班共舞台，與

滬上唯一女武生露蘭春同班，合作連台本戲「宏碧緣」探山，入京在「三慶班」演出，由老輩名琴師孫佐臣操琴，以在「開明」戲院、城南「游藝園」駐唱最久。由于孫的琴音輔佐，對孟小冬的唱工大有助益。

孫佐臣的胡琴，曾與梅雨田爭高下，因脾氣古怪，傲骨天生，凡欲聘其操琴，都得聽他的，所以名角兒後來多不敢領教。而孟小冬以年紀輕，北上不久，名未噪，尊之以師禮，乃得相安。

過去以「白虎琴」聞名的，是傍譚富英的「趙喇嘛」（趙喇嘛本名趙濟葵，非「喇嘛教」藏僧，此一外號之由來，乃是北平人所說「醉歪歪」之義）。據聞孫佐臣也是左手琴。現在台灣也有一個左手琴票，可是，已經「下海」改行吹「哨吶」、「笛子」、彈「三弦」，再也看不到這一特徵了。

其實，左手拉弓，右手操弦，也是跟左手吃飯寫字做事的人一樣，習慣成自然。不過，因為用左手的人少之又少，所以看起來比較特別。傳孫佐臣後來以貧病死于上海，一代名琴，乃無傳人，實在是菊壇一大損失！

「親王」「冬皇」分庭抗

禮

孟小冬在故都成名走紅時，捧的人很多，幾不亞于劉喜奎。不過，只是在名稱上，有「親王」、「冬皇」的分別而已。

劉喜奎「色藝雙絕」，連老譚都要「退避三



待招會茶軒玉綴在(人九第起右排二第)芳蘭梅日七月一十年一十二國民
濟在即徐天二十後會，摩志徐人詩為人五第起右排二第。影攝表代識會洋平太
。死慘機墜山關南

舍」。孟小多以「沉魚落雁之容」，「閉月羞花之貌」，加上又有嗓子，能唱會做，在拜余叔岩前，就已走紅成名，何況後來，「一登龍門」，「身價」當然「百倍」，「冬皇」的徽號則由此而來。

「冬皇」二字是「天風」報編者沙大風所贈，據沙氏所作「冬皇外紀異言」所載：「奉天承運，統一寰宇，當今冬皇，名震四海，光被九州，聲容並茂，加恩德于萬民，聰明天睿，傳譚余之一脈，此特出以賢哲，必有其逾人之智慧……，爰秉史官之筆，作本紀之傳……吾皇見此，當亦莞爾一笑耶。」

其跋又說：「予以平津各報，賀上吾皇尊號，近數年來，南方小報，亦以冬皇為代表，迨去秋（指民國三十六年）義演（指杜月笙壽誕）後，申報始正式承認，從此南北輿論，趨於一致，實為大事……，皇恩浩蕩，感激涕零……。」

梅孟姻緣的往事

如衆所週知，有所謂「梅、孟姻緣」，外帶一樁「東四九條

」事件。

據某名演員談，因為梅的大太太王明華（梅劇團老生王少亭就是她的侄兒）以病故去，繼娶同行福芝芳，這位福大奶奶雖然出身小班子，在未嬪梅之前，無籍籍名，可是，却外秀而內剛，工于心計。她是「旗人」，正人如其姓，長得福福泰泰的一付福相。老梅原配無所出，倒是福伶給梅家生下了梅葆琛、梅葆玖幾位好兒女（按葆琛長為姊，葆玖小為弟，葆琛會唱「余派」老生，葆玖會唱青衣——由王幼卿「啓蒙」，梅氏偶為指點，姊弟嘗合演「探母坐宮」等劇），但由于人太精明，連老公的錢財也要管，而惹惱了「老斗」馮耿光的暗中之不滿。

馮是銀行家，老梅所賺的包銀，除花用外，積蓄下來的，都交與馮氏經營，如此一來，經濟大權外溢，馮氏對這個半路上殺出來的程咬金，焉能不耿耿于懷。

馮的捧梅，是在梅氏尚未走紅的時候，當初甚至于送茶葉給路人，為梅招徠觀衆，真可以說得上是「鞠躬盡瘁」。梅爲了報知遇之恩，一切都以馮命是承，連娶福芝芳為填房，也是馮幕後「借箸代庖」，馮認爲福有宜男相，有幫夫運。那時正是梅缺乏子嗣之際（因髮妻王明華體弱多病未育），抱子心切，何況福芝芳外型不俗，于一說即合。因為梅大老板看上她，真是天外飛來，好多「捧角嫁」們所妄想不到的艷福。

由于福氏後來生兒育女，接續了梅家香烟，梅對這位續弦也非常敬愛。定公說，梅在抗日期間，避居香港，蓄鬚明志，福好手談，把北平的

綴玉軒都饒上了。勝利後，梅回北平，仍然若無其事，一點不責怪福氏，反而安慰有加，即此一事，可證一斑。

梅、福、孟姻緣，都是馮先後一手促成，最後又弄得梅、孟仳離，真是「成也蕭何」，「敗也蕭何」。



孟小冬(中)趙培鑫(右)魏蓮芳(左)合演搜孤救孤劇照。

馮促成「梅、孟姻緣」，主要在於對抗福芝芳，誰知搞到後來，只四、五年光景，就敗于福氏之手，白費了一番心機，成了話柄，畢竟是梅的妻黨，棋高一着。

馮爲了報復福芝芳對梅家管得太多，把自己不放在眼裏，所以就在暗中物色宜人條件必須比福氏高明，才能使梅就範，叫福看在眼裏，苦在心頭。

真個是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，果然被馮找到了合意的人選，那就是孟小冬。

據說梅、孟的結合，是在西城「甘石橋」梁燕蓀家「堂會」，由馮策劃「提調」，梅、孟初度合作「四郎探母」、「遊龍戲鳳」(梅龍鎮)，易釵而弁，乾坤倒置，梅的鐵鏡公主、李鳳姐，孟的四郎、正德帝，一個是旦角魁首，一個是坤生首席，碰在一起，台上台下，真是一對璧人，戲後終于和舞台上的一樣，假戲真做，羨煞了圈內外人士。

女人天性嫉妒，也可以說是愛，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酣睡」，不久之後，福氏終於拆散了「梅大爺」藏嬌的金屋，讓馮跌了一個大跟斗。馮、福效「孫龐鬥智」，這內中却讓孟成了犧牲品，真乃是「造化弄人」，小冬何辜！

余叔岩秘本殉葬

孟拜在余叔岩門下，是在結束「梅、孟姻緣」心灰意懶之後，四、五年之內，獲得了不少師門絕唱。可惜余平日秘不示人的「玉清圖錄」(唱做唸表的秘本筆記)未傳，死後竟被火焚，成

爲陪葬品。至于有人說是余門姚氏(余妻原是陳德霖之女，陳氏逝後，續娶姚氏)所爲，認是乃夫生前愛物，什襲珍藏，焉能示人！不過更有可能的推測是，余不願收徒，即使收也百般刁難——和如今菊壇的某老生一樣，秘本不授他人，火焚殉葬，出于余生前的授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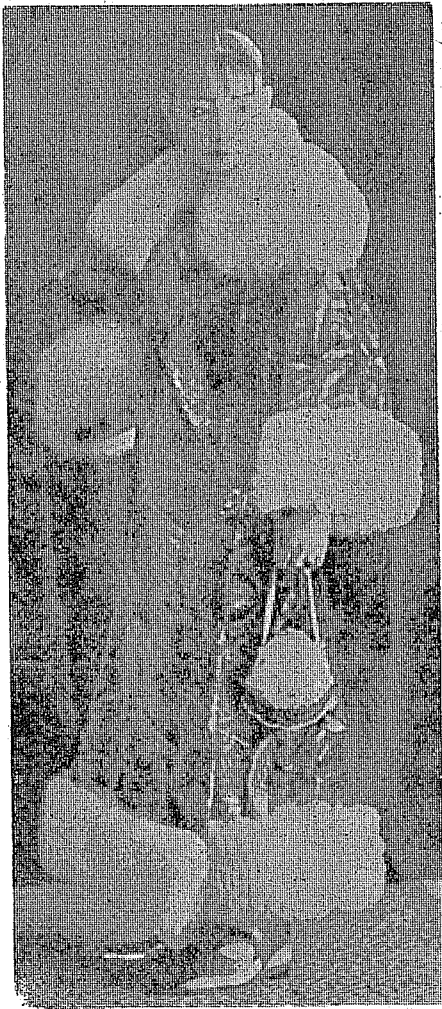
「余派」唱工，以孟得之最多，她比李少春、譚富英、楊寶忠、張伯駒、陳少霖(陳德霖子，余的內弟)等男徒幸運？不過，到底得到了多少，不得而知？因爲孟在余死後，很少演出——當然也在於體弱多病之故。不過，據聞「珠簾寨」、「捉放商店」、「搜孤救孤」、「洪羊洞」、「打漁殺家」、「探母」、「雙獅圖」(舉鼎觀畫)、「空城計」、「法場換子」、「御碑亭」等戲，是得過余氏親自實授，倒不像某些自命爲梅蘭芳的弟子，却從來沒有得到梅的指點，連梅的拿手傑作「宇宙鋒」都唱得走了樣，高下之分，真不可以道里計。如今說起來，孟是余門嫡傳弟子，這倒不是如一般瞎事兒的胡亂掛牌唱。

真傳、私淑、掛名、實授

現在旅台名伶們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聰明的，如胡少安、顧正秋、周正榮、陳元正(票友下海)、周金福等，從未掛牌某派駐唱，實則，老戲迷不難聽出，少安的「白蟒台」、「三家店」、「打登州」、「蘇武牧羊」、「斬黃袍」、「斬子」、「逍遙津」……，是走的「馬」、「高」兩派「戲路」。正秋是學黃桂秋，正榮是走「譚」、「余」大路，如「讓徐州」則學「言派」

。元正是寶島唯一「裘派」名淨，金福得遇蕭長華真傳，您聽着像誰就成了。其中縱然有點兒小疵，因為他們沒有掛上「某派嫡傳」或馬連良、高慶奎……「親授」字樣，倒可以原諒。

不比一旦打着招牌，却不是原裝出品要高。如「宇宙鋒」一劇，梅早年因唱全本，費力而不討好，後來僅演全劇精華——「修本」、「裝瘋」、「金殿」三折。修本時，以有：「初嫁匡門心好慘」……的「西皮」慢板，所以演全了「修本」的：「老爹爹，發恩德，將本修上，明早朝，上金殿，啓奏吾皇；我主爺，有道君，皇恩浩蕩，見此本，免了兒，一門禍殃」四句，要改唱「元板」，為的是避免重調。梅氏晚年，以嗓音氣衰，演精簡本，也唱「元板」，這是不得已也不可法的。如果是位「留學生」（「唱機」以前叫



梅蘭芳的第二任太太福芝芳。

做「留聲機」，故諷按唱片學戲者，稱為「留學生」，說梅蘭芳的唱片都是這樣唱的，倒也罷了；但是，若誇口「梅派嫡傳」，教小女孩子也唱「元板」，這就名不符實了。還有，「金殿」一場，學男子行走，因為在一夜之間，無法學得和男人一樣，假如以小生「台步」出之，便「擰」了。至于向二世胡亥行禮，唸：「恭喜你萬福」時，作女子檢衽狀，是對的，接着唸：「賀喜你發財呀」，便要轉身，以背向二世，雙手朝背後作拱狀，這才合乎瘋人的失常舉止。如果都是正常的「萬福」，兩次都是一樣表演，那不是瘋子（雖然趙女艷蓉，不是真瘋，但對二世，要裝瘋），乃是正常人，恐怕趙女就要被「殿前武士推出斬了」，還能活着回去嘛！就是趙高，也將不止于「罰俸三月」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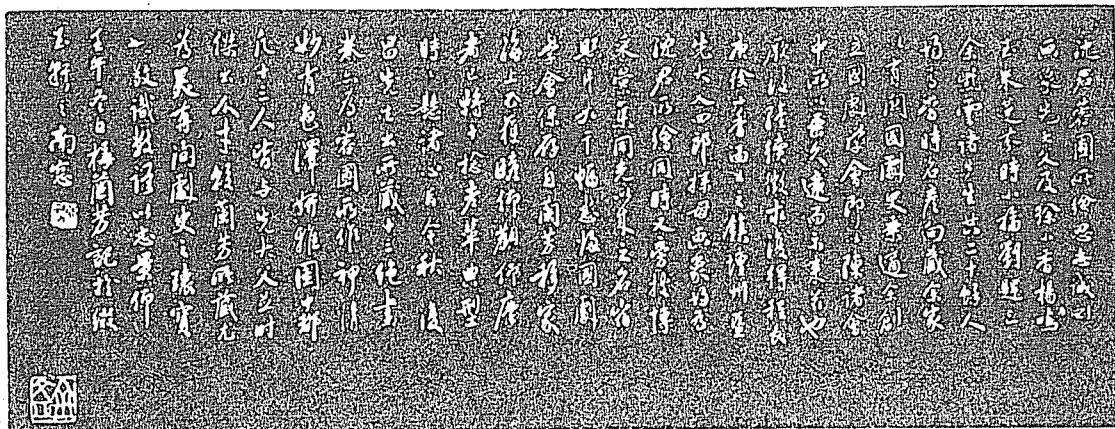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演戲要論劇情，任何人演此劇，即使不是「梅派」弟子，也都是這樣演法，這就是合着老古話說得好：「沒有吃過豬肉，也見過豬走路」。假如您是梅門高足，却兩番「萬福」，都是一樣，得，您就不要等着人家來「摘招牌」了。

由于「冬皇」，談到了老梅和他的名作，好在梅、孟曾是一家，倒不算扯不上關係，尤其是由此談到「真傳」與「私淑」，「掛名」與「實授」。「冬皇」拜余學余，是貨真價實，有人拜老梅，僅憑介紹人的勢力就範，得以一拜，那是「賤金」而已。以「宇宙鋒」觀之，恐怕連姚玉芙、魏蓮芳（梅的弟子，一管事，配戲，一專代師授徒），也沒有給他指點過，何況是老梅親授？老虎聞鼻烟兒，敢情沒有那麼八宗事兒！這只能騙騙外行。

此間已退休的坤伶顧正秋，倒是真的得過梅的指點，可是，她幾曾在貼演「生死恨」等「梅派」名劇時，掛上「梅蘭芳弟子」或由「梅蘭芳親授」的招牌。旅居美國的金素琴，她在南方成名走紅，但她的「梅派」戲，確比掛名者高明，其實，她倒可以說是「梅派真傳」，而別人倒會相信，然而她不。因為僅憑打字號，唬不倒內行，要在台上有玩藝兒，是那裏頭的事才成，如今有人打着「梅派青衣祭酒」之名，但和金伶一比，恐要「脫袍讓位」吧。

滬上盛會及其唱片

話說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後，因為「冬



梅 蘭 芳 所 題 「 三 十 絕 圖 」 詠 墨 跡

「皇」與上海聞人杜月笙的夫人姚谷香（玉蘭），不但會同台于「乾坤」大劇場，而且台下感情也好，曾結拜為乾姐妹，于是，「冬皇」才南下，居杜府休養。一直到民國三十六年秋，杜氏花甲大壽，由于杜氏夫婦的力請，「冬皇」才答應演一齣「搜孤救孤」，為杜氏壽。據聞在五「堂會」戲中，以「冬皇」的「搜孤救孤」最為突出。這不意味着，她比全國那麼多的名旦、名生、名淨、名丑高，而是「物以稀為貴」。「冬皇」離滬北上，滬人多年未見她演出；並且，又是余門高足，唱做、嗓子、韻味又好；外加梅、孟姻緣的傳聞，故此，造成了演出高潮。另外，配角也是一等一的，除「冬皇」自扮程嬰，另有裘盛戎的屠岸賈，魏蓮芳的程妻，杜門弟子趙培鑫的公孫杵臼，「余派」名琴王瑞芝配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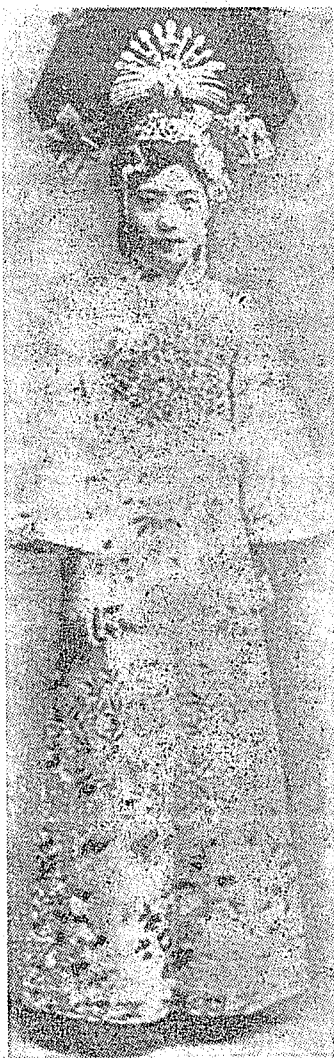
後在香港，經杜夫人的力勸，效娥皇、女英，「冬皇」遂歸杜氏，也從此謝絕了紅氍毹的生活，即使義演，也不參加。所以，「搜孤救孤」是「冬皇」在舞台上最後演出的一齣告別戲。

憑良心說，余門的「靠把」老生戲，以李少春最好，「戰太平」即其一例，可惜余未曾好好的教他。余門弟子，以「冬皇」最幸運，惜限于體力，得余門真傳者是文戲，而且，此後從不演出，來台連弟子也不教，清唱錄音，只為自己閒中消遣。不像杜夫人，雖高齡而體健，還偶一參加義演。

「冬皇」所灌的唱片太少，只有「珠簾寨」、「捉放」……幾張而已。

「冬皇」之藝，為我國菊壇有史以來的「坤伶鬚生」代表，外型之美，與馬艷雲、章遏雲，有北平梨園行「三大美人」之稱。

共匪禍國，杜月笙忠愛國家，舉家由滬遷港。杜逝世後，杜夫人伴靈來台定居。「冬皇」居港，屢受共匪「藝術統戰」份子，威脅利誘，逼她回大陸，拍京劇紀錄片。可是，「冬皇」晚節彌堅，意不為所動。故此，幾年前遷地為良，也繼杜夫人之後，來台定居于北市信義路二段。如路過該處的人，微聞琴音，大概正是冬皇與繡好



孟 小 冬 反 串 四 郎 探 母 鐵 鏡 公 主 戲 裝 照。

時在吊嗓子。

多皇居港期間，趙培鑫、趙班斧、吳必彰，都執弟子禮甚恭。

趙培鑫原習「馬派」，後棄「馬」改「余」，正是受了師娘之教，得享「余派」名票之名。

「多皇」自來台定居後，以健康情況欠佳，閉門家居，不接受電視、廣播訪問、錄音、灌唱片，教徒更是免談。

前兩年中華「國劇學會」、「文復會」舉辦名伶名票大會串義演，杜夫人概允「粉墨登場」，老生、老旦全來，傳「多皇」也被邀請，可是，仍未見登台，空負戲迷渴望。希望「多皇」把積存下來的錄音帶灌製成唱片，廣為流傳。

冬皇為何不再演唱

「冬皇」為何不唱？原因是年邁體弱多病，這個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另外還有「愛惜羽毛」的意思在，恐怕一旦登台，因體力不勝，影響演出

效果，豈不有「盛名之累」，這才是主要原因。

坤角老生，還有徐東明，當與妹徐東霞（工旦角）組班，飲譽一時。

旦角中梅蘭芳一出，後來便有什麼「重慶梅蘭芳」、「漢口梅蘭芳」、「山東梅蘭芳」、「小梅蘭芳」。程硯秋走紅，也有「南京程硯秋」。

余叔岩成名，自不例外，也有「杭州余叔岩」、「漢口余叔岩」之名，這都是模仿他人藝術成功的標誌。不過，評某坤生為「小小冬皇」，似乎有點唐突今人吧？還有談武生，必與楊小樓、高盛麟、李萬春併列，論旦角必媲美梅蘭芳，甚至於超過梅蘭芳，不知是何居心？難道張復建被毀得還不够嗎？（按復建已退出菊壇）現在某小武生，又有「重蹈覆轍」的危險！

冬皇的戲，據聞在「乾坤」大劇場時，因為有嗓子，連劉鴻聲、高慶奎的「逍遙津」都唱，

後來拜余後，則非經過師父「纏」過，絕不貼演，一方面是謹遵師命，一方面也是忠於藝術的表現。

當然，要唱營業戲，「冬皇」恐不能如此，因為余派戲，她縱然學得多，但頂多也不過十齣左右而已，如何能應付長年累月的演出，總不能十天就唱「回籠戲」？

寫戲稿不怕捧角，但要捧的是好角，切不可優劣一齊捧，失之于濫；尤有甚者，把某伶缺點也寫成優點，比隱惡揚善更糟。

「冬皇」的劇藝，在她逝世之前來說，自是余門本派的「魯殿靈光」，但若說成「絕響」，似也捧之太過。陳大渡是「私淑」余派，會的多，成就也高，雖是票友「下海」，聽其唱也足堪回味。

六十六年六月於台北

楊森上將七七周祭 劉泗英

惠公上將軍七七周祭於圓山昭明寺，時園中美人蕉盛開，蕉為阿里山產，因剪一枝敬獻，謹紀絕句。

六十六年七月二日

劍潭明月最思公，開府兩川一代雄。
阿里山頭曾剪燭，美人蕉似昔年紅。



孟小冬早年的照相。